



李溫陵集卷之十七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卽宋藝  
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  
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  
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  
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走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

李海陽集 卷之十七  
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强悍司馬昭之弒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者所懷宋主無一剛耳故余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間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微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接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

李滄陽集 卷之十一  
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經史相爲表裏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  
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  
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  
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  
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  
可也

鍾馗即終葵

楊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  
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晉  
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  
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  
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  
圖文士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  
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  
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  
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昧

者相傳便謂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真則皆真先生勿太認真也先生又曰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慎按硯以鍾馗名亦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總之一推而已先王勿勞也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獎賞卽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

李溫陽集 卷之十七 四  
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  
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  
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  
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  
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  
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鐫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噫技蓋至此乎庖丁對  
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

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  
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况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  
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名  
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賤  
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石之工乎雖然劉  
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世鐫工又皆一一書名碑  
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  
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蓋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  
工而所鐫之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

李滄陽集 卷之十七 五  
則鑄石之工亦必鑄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然元祐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鑄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鼂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吾子謂改

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興爲之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

李滄陽集 卷之十七 六  
可以易識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總若此矣

黨籍碑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  
不待誅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尚可憐也  
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  
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矣  
何也蓋彼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媿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余每

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於百姓清官之害并及於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劔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



李溫陽集 卷之十七  
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井田寓兵同  
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  
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  
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  
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  
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儻豈特文人束  
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荀卿李斯吳公

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  
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  
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  
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  
挈其柰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  
則自能奔走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  
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卽有坑儒焚書  
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

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  
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  
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重器  
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  
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  
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  
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卽王

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  
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  
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  
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  
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  
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  
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

李溫陽集 卷之十七 九  
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陳恒弑君

升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

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始爲當於義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

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荆軻參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

亦謂呂尚參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參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柰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

李滄陽集 卷之十七  
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  
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  
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  
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爲賦而相灌輸

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  
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卽如今計戶納糧運  
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  
夫旣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

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輸灌也  
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  
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  
不知耶蓋當時霍子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  
之善矣何況班孟堅哉俗士不可語於政信矣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  
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  
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道德

李溫陽集 卷之十七  
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文公恨之直欲爲洛黨出氣耳豈其真無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橫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之爲盜又議其爲申韓韓文公則文致其大

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免者憶文公註毀譽章云聖人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天下之士乎文忠困阨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遊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

必論人矣

閻然堂類纂引

閻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爲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性健忘且老矣目力漸竭不可以多取故復錄其最者以自鑒戒焉夫余之別潘氏多年矣其初直謂是木訥人耳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海內之友寥落如晨星其存者或年徃志盡則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變則蓋棺猶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徃徃與卓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

益堅其氣益實其學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托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閻然自修不忘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以見而喜去而思思而不見則讀其書以見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鑒戒亦願如去華也夫鑒戒之書自古有之何獨去華益去華此纂皆耳目近事時日尚新聞見罕接非今世之士人所常談譬之時文當時則趨過時則頑又譬之於曲則新腔於詞則別調於律則切響夫誰不側耳而傾聽乎是故喜也喜則必讀讀

則必鑒必戒

朋友篇

去華生平朋友之義最篤故是纂首纂篤友誼夫天下無朋久矣何也舉世皆嗜利無嗜義者嗜義則視死猶生而况幼孤之託身家之寄其又何辭也嗜利則雖生猶死則凡攘臂而奪之食下石以滅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稱友朋者皆其生而猶死者也此無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嘗有嗜友朋之義哉既未嘗有嗜義之友朋則謂之曰無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賴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藿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



李汝璣集 卷之十一  
婦嫁三女婚兩郎齊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蔽緼掩體而已予蓋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

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華曰阿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予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柰何之辭耳奴與王何親

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

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

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  
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  
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  
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  
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  
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  
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  
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  
言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

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鬪數千里之外旣欲愛  
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  
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  
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  
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  
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  
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  
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  
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

李鴻陽集  
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  
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  
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  
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  
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  
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  
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  
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  
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割烹

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  
任而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  
受祭器歸晉之謫歷事五季之耻而不忍無辜之民  
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  
總足辨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  
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  
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  
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跡往  
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

勿以爲予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管寧華歆

揮鋤不必捉擲亦詐果內忘于懷則何所不可未見其孰爲優而孰爲劣也然伏后之弑歆亦太甚矣寧蓋逆知其所終者是以謂之非吾友也非以捉擲乘軒故而捉擲乘軒實可以觀所忽雖然歆之才識亦寧之流亞也曷可少也若寧之避地遼東才識如此氣節如此古今容易多得邪故吾重寧而亦不敢輕歆

王戎

戴逵之論曰王戎晦嘿于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旣明且哲于是焉在李生曰以吝鄙故絕戎于王公之壚則阮籍失青眼若曰用晦則是以吝能損戎之高乃曲爲之抹解平方晉武未平吳之先尚爲治朝非用晦時也世間病痛事雖大賢不免惟不自揜覆而人皆見之乃同于青天白日耳彼不自揜蓋而我曲爲之遮護何哉夫世之詐善者何多也其不能拔一毛者又豈少哉然皆惡吝之名鄙而特竊古人之不輕

與者以自文卒之分香賣履狐媚欺孤欲自蓋覆不  
得何其勞也而我豈爲之然戎父沒九郡義故懷其  
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也嗚呼一介不與  
是以鑽核一介不取是以數百萬不受伊尹之教也  
道學先生口實之矣

初潭集賢夫

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  
無不由此可不慎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  
魏武以英雄而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

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  
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  
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  
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嚴色之娛乎固  
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  
者非恃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  
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李固女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于復讐故性命不顧姬主于有

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實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 李昌夔妻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李卓吾曰此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真男子矣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真男子者而曰真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夫誰是真男子者不言真吾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爲男子也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真也

### 竹林

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李卓吾曰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

### 陰鳳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

人衣李卓吾曰此非癡也乃所志也彼蓋真知孔聖人留此一鉢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束脩羊獨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兼善天下豈爲癡哉

金滕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册祝之詞壇禪之設珪璧之秉金匱之

納何爲者哉嗚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揚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萬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爲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陳賈云云此千古斷案也

李克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戚前跪白母顧其妻叱而遣之李卓吾曰克好名妻愚却撞著伊擲柄也與其無罪遣妻孰若分與兄弟私財



乎

道學

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惟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

真實講道學以求儒釋道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聚書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李卓吾曰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楊子雲

楊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賣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  
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李  
卓曰奇哉富人恨子雲老不曉事致使姓名不傳

陸士衡宋處宗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  
玄妙有辭致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鷄籠著窓前鷄遂  
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李卓吾曰  
王弼雖死無可談者幸遇士衡便得一夕之歡鷄初  
世爲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鷄以洩其憤懣乃得入  
宋手置窓前快哉

夢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  
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  
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  
必無膏肓之疾按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  
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

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  
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  
因豈足恠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蘓子皆一偏之談  
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  
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  
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死夢生夢苦夢樂飛  
者夢于林躍者夢于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誰能知  
其故乎雖至聖至神于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  
當縮首卷舌不敢出殼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

問也使得遭遇逢磨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闕而何  
止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恨

顧長康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李卓吾曰留  
譜與人

禰正平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  
若可借向弔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  
趙健啖肉也李卓吾曰以荀有戚容趙少食飲也

姜肱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李卓吾曰與其臥闇室孰若處溷穢與其感眩疾孰若長如風

張季鷹

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李卓吾曰正身後名也

梅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李卓吾曰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祖述戴淵

卓吾曰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盜也俗儒豈知又曰戴淵時時有陸機世世無

豪客

李溫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豪一也

殷謝

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耶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李卓吾曰安石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真淵源矯情爲高故真長識其假

知人

劉峻廣絕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故時人號王夷甫爲口中雌黃以賴其顧盼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予安所託驥乎雖然即幸千里猶然一蒼蠅耳安足數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是騏驥是騏驥不論價矣

尹敏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卓吾曰欲得永夕陶陶難免俗人恠罵欲免俗人恠罵安得永夕陶陶陶是我受用恠罵是伊何妨吾今亦有恠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孔融

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卓吾曰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學乎既不能學又冒引聖言以自揜其不能視融之六歲便能藏張儉長來便能作書救盛孝章薦禰正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于已而欲時時囑託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損于已而欲遠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奸欲杜此術但不許囑託不許遠嫌又不許稱引古語則道學之術窮矣

篤義

義固生於心也張堪有知己之言文季即以信于心唯王修能冒難而來言未卒而修至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爲者之所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不可責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亦不可稱之謂好義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兩失節於范氏中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以義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稽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  
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  
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  
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偏光明遍照知見獨存  
之旨乎近世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  
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  
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  
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李卓吾曰此亦公一邊之  
談也夫苟知官署官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

豐草固即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偏則  
不見督郵雖不爲高亦不爲礙若王維是陶潛非則  
一陶潛足以礙王維矣安在其爲無礙無所不偏乎

### 詆毀

夫相爲標榜正所以自擡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  
絕刺譏好生羽毛惡生瘡疥孰敢違之世人多愚致  
使此等坐握重權耳

### 交友

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何也以天下盡市

道之交也夫既爲市矣而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  
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  
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疎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  
摩肩而暮掉臂固矣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  
同志之歡而後交始難耳况學聖人之學而深樂夫  
得朋之益者則其可交必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  
服從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  
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  
如此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  
臂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邁也吾又  
以是觀之以身爲市者自當有爲市之貨故不得以  
聖人而爲市井病身爲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貨亦  
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以聖人  
而居市井之貨也陽爲聖人則炎漢宗室旣以爲篡  
位而誅之陰爲市井則屠狗少年又以爲穿窬而執  
之非但滅族于聖門又且囚首于井市比之市交者  
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于世當名何等也

謝公



郝隆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卓吾曰參軍誤了  
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 癡臣

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入也早知其不可  
諫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諫而不聽乃  
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以死繼之癡也何也  
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  
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爲世鑒  
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爲暴無所用諫而故欲

以強諫此非以君父爲要名之資爲吾他日終南之  
捷徑乎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  
吾知其決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當今之世  
也下不如其上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實不逮其主胡  
然不自揣量而疏草日紛紛也

### 強臣

臣之強強于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爲舐痔之臣  
所讒而爲弱人所食噉矣歟即死而噉即噉可也目  
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

卒以八十之年使死于讒李懷光唯不得已于強也  
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于讒皆千載令人痛恨  
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  
所謂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  
漢獻豈少一匡之勲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奈之何  
舐痔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已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  
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  
幾至滅族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瑯琊耳非

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刁協爲腹  
心而欲滅王氏何邪晉孝武亦幼沖之主也非謝安  
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  
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旣幸無  
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于讒賊之  
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陵之下  
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  
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  
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謀自強

而甘炭炭以歿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 范文正公

公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藉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卓吾曰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紛紛好名何哉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李溫陵集卷十七

### 李溫陵集卷之十八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 道古錄

虞書云人心道心便是兩心心安有兩也曰心一也自其知覺運動而爲各人所發用者謂之人心自其主宰此知覺運動而爲天地人物大根柢者謂之道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即以嗜慾一端言之南人食稻而北人食粟即北人又有喜食稻而南人又有喜食粟者至于七情之發其爲不同也尤甚故有一喜

則百艸生色一怒則羣雄喪膽者亦有一喜則傾國  
傾城一怒則伏屍流血者其爲危險可畏莫如人心  
之甚豈不唯危也哉蓋身之安危國之興亡實係之  
矣若夫道心則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豈不是極微妙  
不可窺測之理乎一危一微而人心道心從此遂分  
然微者旣聽其自微而不知潛心以究之危者又聽  
其自危而不知立本以定之於是危者益危非但知  
覺運動之僻者破國亡軀卒與敗艸腐木同歸灰燼  
即知覺運動之正者令人歆豔誇述亦不過草木偕

春而已至秋而生意亦盡無復有存矣其危而可畏  
一至于此故聖人重之慎之兢之惕之如履薄冰如  
臨深淵恐其卒死于危險之中而不能自活也然則  
當如何人心果有二乎天下安得有兩心之人也人  
心果無二乎而危微不同聖凡自別又安得而不謂  
之二也二之不得不二之又不得於是乎聖人有精  
微之功焉精微之功生知者自別而生知者絕少故  
其次爲學知學知者十倍於生知學知而不得故其  
又次爲困知困知者百倍於生知則終身不懈矣弗

得弗措矣如是而精之有不至於一貫之極乎夫子之一貫蓋學而知之者也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吾益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矣其精也如此是以能一是以能繼堯舜之統而執萬世之中於不墜也夫子仕魯墮三都却萊兵誅少正卯其作用亦只如此乃子貢極其尊稱至以斯立斯行斯和斯來生榮死哀為言豈賢者獨有所見而聖人功用固非人所識耶曰却萊兵自是正事誅聞人惡其惑衆夫三家柄魯魯君無民政在季氏久矣季氏能用夫子不知

夫子道大非三桓所能用也然桓子雅意亦自難却其墮成墮費等正是其欲好抽身處夫當時之君相夫子知之悉矣周流不舍蓋其道自與人群無所逃避也然雖不得行道于上亦自足明道于下若果得邦家其經綸手段自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而榮死而哀的如子貢之說非徒以尊稱其師為也夫子貢亦眼空一世之士者自不容易服人乃于夫子尊之如天稱之不容口築室獨居三年猶不忍去然則夫子縱得邦家終不若得一子貢之為快

矣況子貢而上又有大賢如曾閔者乎故曰歸歟歸歟夫子當時亦望庶幾有過于由賜者而不知由賜亦難邁也故決意反魯蓋夫子之得由賜勝似得邦家也如三桓之徒何足以爲

子夏云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今人居官理事簿書填委不遑暇食何能讀書且學者便能讀書尚志行有餘力無人薦舉何能得仕曰仕學一也任何事以行道爲事是故出而治國則國治出而平天下則天下平便是實學學何學以行道爲學是故脩身則道行

于身齊家則道行于家便是真仕仕即是學學即是仕仕與學一時具足初非有待于外也如此言仕與學故其學爲真學而其仕爲真仕矣是故明德親民一時並舉簡易直截不容欠缺此之謂也此乃吾夫子之學所以爲天下萬世之宗者而曾子述之爲大學子夏復發之爲學優之論同是出於夫子而惜乎今不講矣曰審若是則人民社稷正學之地子路之言乃實義也夫子何故惡之曰子路之言唯其合義是故夫子惡之惡之者惡其似義非善特取口給是

李溫陽集 卷之六  
四  
佞也故曰惡佞恐其亂義也隨時制宜之謂義借義  
禦人之謂佞

用健曰大學言至善便言格物此可見至善原無物  
也故止至善在于知止然必格物而後知至知至則  
得所止而完吾無物之初矣故格物要焉然既言格  
物而又言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為本何邪則身即是物所以修身者即是修  
此物矣此物如何格去得此物又豈宜格去之也邪  
曰此身原無物也人唯以物視之則見以為有身耳

既見有身則見有我既見有我則見有人人我彼此  
紛然在前為物衆矣如何當得其所所以使人七顛八  
倒者皆物也故聖人格之格之如何聖人知天下之  
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人亦我也知吾之身即天下  
之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為一  
身矣是以雖庶人之賤亦皆明明德于天下而親民  
以明其明德凡以修吾一本之身立吾無物之體明  
吾無修之修故也若有物則有身有身則有我如何  
修得此身來用健曰既如此則完吾無物之初復吾

太虛之體便是大學之道了却不曰道而曰近道又何邪曰吾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則知有物即是無物耳故能通於無物則物即是道而何病於有物苟不能通於無物則物尚是物而未可以言道也故言物言事言近者以此夫天下唯物與事耳物則有本末而道共有本末邪若謂道有本末則舛矣事則有終始而道其有終始邪若謂道有終始則悖矣但能知所先後則于道庶幾近之夫于物也既能由末而先求其本矣獨不可由本而復先之以求至于

大本乎于事也既能由終而先求其始矣獨不可由始而復先之以求至于無始乎知大本知無始即此知所先後之心爲之也吾故曰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不曰無物而但言物格也

用健曰大學言平天下不曰天下當如何平當如何使民興孝如何使民興弟如何使民不倍而但曰老老長長恤孤焉是欲平天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即平天下而可知也言治國不曰國當如何去治當如何去事不曰如何去事長



李滄陽集 卷之十一  
如何去使衆而但曰孝弟慈焉是欲治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即治國而可知也至言齊家又不曰家當如何而齊如何而父父如何而子子如何而兄兄如何而弟弟如何而夫夫婦婦而但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焉苟能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不溺愛不貪得則自能去僻自然身修而家自無不齊矣是欲齊家者唯在一人之身不偏僻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以順吾孝弟慈之性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即齊家又可知也至

言修身亦無別有修之之方唯說無忿憶好樂恐懼憂患數者之心而已無忿憶則自不偏于賤惡傲惰無好樂則自不偏于親愛無恐懼則自不偏于畏敬無憂患則自不偏于哀矜故心正而身自修家自齊者以齊家之道修吾身也離家無別有修身之方矣以修身之道正吾心也離身亦無別有正心之術矣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然天子而下以至公侯卿大夫皆有國與天下之寄其本在修身是也至庶人則熒熒一身一家于國于天下何與而通曰壹是何

也且既曰壹是則庶人與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無一人不是本亦無一人不當先立其本者吾是以未能無疑觀今之天下爲庶人者自視太卑太卑則自謂我無端本之責自陷其身于頗僻而不顧爲天子者自視太高太高則自謂我有操縱之權下視庶民如螳蟻而不恤天子且不能以修身爲本矣况庶民邪予謂天子有治平之責固宜修身齊家以爲之本若庶人雖無治平之任然亦各有家亦各有身安得不修身以齊之苟不齊則禍敗立至身不可保家不

可完又安得不以修身爲本邪故齊家觀乎身天子庶人壹是無別由是推之以治國平天下直措之耳無容別有治平術矣用健曰旣如此則平天下但說老老長長恤孤以盡孝弟慈三者足矣何必更言理財更言用人添出許多政務乎曰子但知平天下章又說用人又說理財不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用人亦以修身爲本也生財有道則財恒足理財亦不外修身大道也試歷言之可乎夫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唯知好仁好義以與民同其好惡而府庫

自克矣則名曰理財實公財耳名曰生財實散財耳  
如此理財乃所以修身者何曾添出事耶斷斷兮無  
他技休休然如有容人有技若已有人彥聖心誠好  
名曰用人實不敢自用耳名曰取人實好人之所好  
耳如此用人亦所以修身者又何曾添出事耶故曰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

懷林曰人皆言佛氏教人明心孰知善明心者莫如  
孔子大學正心章分明是明心之旨夫心本無物也  
若有所忿憶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

忿憶矣則忿憶在于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  
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閑故也又忿憶既有  
所在在東乎在西乎在中乎在東則西缺西必以爲  
不正也在西則東缺東必以爲不正也在中則東西  
俱缺東西必皆以爲不正也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  
不皆然孰能定其正位乎故有所忿憶等皆不得其  
正者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而求  
之也如此則心誠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  
見聽不聞食不味百爲皆廢矣今視焉見聽而聞食

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  
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  
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  
爲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  
無所在亦非心于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  
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  
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伏羲一畫而千畫萬畫  
自變易而不可窮是象圖也物生而後有象非吾心  
之初矣大禹九疇而千疇萬疇自洪著而可垂法是

數圖也象生而後有數去吾心益遠矣故自古唯心  
難圖而唯夫子能圖之嗚呼孰知其高出易範之上  
而爲往聖之所不能發者

中庸言天命之性是命者性之原也若不知命則無  
由知其原何以爲君子旣知命則千了百當而知禮  
知言自在其中矣豈知命之後又有知禮知言之功  
哉抑知禮知言正知命之實下手處也夫維天之命  
無穀無臭安得有言言之與命似無關涉何以獨急  
夫子罕言命豈言也者乃所以言乎其罕言之命邪

中庸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於知人則知人固君子要緊處不知言無以知人則知言又是其極緊要處矣今觀小人唯其不知天命是以不知聖人之善言天而侮之既不知聖人之善言天則必不能知聖人之爲大人而狎之矣狎大人不知人也侮聖言不知言也

用相曰中庸一書皆吾夫子示人知命之學故首言天命之性而繼之以維天之命于穆不已終復結言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詳言命也如此其

欲人知命也如此然中庸言命而命又本中庸故以中庸立名焉中者至正而不偏庸者至常而不易是謂大中至正常久不易之理理即禮也即中庸也故又曰知禮知禮即是知中庸知中庸即是知天命矣但自其於穆無朕而不可窺測者謂命命則疑於虛若不言理則恐或墮於空寂以空寂言命豈知命也哉自其真實不虛而不可抑遏者謂理理則涉於爲若不言命則恐或滯於典要以典要言理豈知理也哉故真知命者不假言禮何也雖於穆也而實不已

本至空也而又至實所以爲真空耳矣真知禮者不  
假言命何也雖不已也而又於穆本至實也而又至  
空所以爲妙有耳矣真空妙有是謂至誠不誠則何  
物而何貴於命妙有真空是謂費隱不隱則誰費而  
安得有禮今學者但見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不知  
老子所病之禮即夫子與奢寧儉之禮先進後進之  
禮子夏禮後之禮耳豈知吾夫子有克已復禮之禮  
顏氏子有博文約禮之禮須由約而後會由克而後  
復者乎約而會之則可以反本而得大德之敦化克

而復之則可以立本而合天下以歸仁此顏子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未嘗有所倚也苟不知禮其何以立  
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禮要矣然所以能知禮與命  
者以其讀中庸之書而能知聖人之言也知聖人之  
言則自能知聖人之人能知聖人之人則自能知吾  
心之人知天下歸仁之人萬物一體之人矣我與聖  
人天地萬物本無別也如此知人則禮由此立命由  
此出方可以言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晉  
川曰審如此則中庸其至矣讀中庸者不可以不知

李滄陽集 卷之六  
言矣孟子後聖人而生聞而知其言者也故自謂知  
言而竊比於私淑曾子幸而見聖人得親聞其言者  
也故述之爲太學而傳之爲中庸以授子思若夫顏  
子與之語則不隋與之言則終日無言不說未嘗助  
我今無一言在焉可悲也夫今所欲知者僅僅學庸  
諸書之言耳而又不知真自弃其人也夫自畔于禮  
也夫自絕其命于天也夫卓吾曰知言誠難哉知人  
誠不易哉仲尼之徒及門者三千最稱穎悟莫如子  
貢然夫子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不知慚愧反問何

謂其莫知子則夫子之爲人子貢不能知之矣是子  
貢全不知人也猶庶幾望之而又曰予欲無言子貢  
又不知慚愧復反而問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是  
子貢又全不知言也以子貢之賢尚不知人尚不知  
言則子貢而下又可知矣吁知言誠難哉人固不易  
知知誠不易也哉

聖人言富而可求又曰如不可求蓋言富貴不當求  
耳予謂聖人雖曰視富貴如浮雲然得之亦若固有  
雖曰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然亦曰富與貴是人之

李海陽集 卷之十八  
十三  
所欲今觀其相魯也僅僅三月能幾何時而素衣霓  
裘黃衣狐裘緇衣羔裘等至富貴享也禦寒之裘不  
一而足裼裘之飾不一而襲凡載在鄉黨者此類多  
矣謂聖人不欲富貴未之有也而謂不當求不亦過  
乎曰若言富不可求似亦未安今世挾詐行私者恃  
其才力往往從微賤立致富厚此皆唾手而得令人  
歆羨企慕真謂富貴之可以智力求也故吾以謂富  
實可求但人自不當求之耳予謂聖人尊重自然不  
屑求人比見世之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者心實厭之

故發爲不可求之論云耳其意蓋曰此皆有命存焉  
非可以強求而得也故曰富如可求吾亦爲之然其  
如不可求焉何哉今子但見世人挾其詐力者唾手  
即可立致便謂富貴可求不知天與以致富之才又  
藉以致富之勢畀以強忍之力賦以趨時之識如陶  
朱猗頓輩程鄭卓王孫輩亦天與之以富厚之資也  
是亦天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與則一邑之內誰是  
不欲求富貴者而獨此一兩人也邪姑以大郡庠士  
論之其多者或至千或至八百即此八百人者皆是



求富貴利達者也然至其拖金腰玉多不過三四十人止矣此三四十人者以爲可求則此餘剩七百五六十人者必以爲不可求矣果孰爲定論乎由此觀之富之不可求明矣求而不得者固天也命也求而得者亦天也亦命也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致而至而乃自取羞辱可傷也哉也夫皇皇求財利如恐後時者細人之事也故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今者身居大人之位心有君子之思而屑屑然與細人同其皇皇真是可羞或對

曰人生處世以財爲命一日無財便去不得安得不急但能順其自然行其所當然不貪多不爭競于此行財之中即是行義之地物我兼得益見其美何羞之有予謂此中亦難言若果有行義之心又本是重義之人則雖終日言利亦是終日行義也但此等之人絕少多是托名行義而實藉以爲利者比之專意爲利者尤爲可羞之甚而方自以爲得計則益賤耳故世之君子只宜抽身財利之外不染不溜乃得脫然無累不得假行義以自托也然世之所以爲財役

者亦起于多欲耳心志之欲太廣耳目口鼻之好無窮故雖匹夫亦不免于聚斂也其實一匹之夫一匹之婦衣食之供所費幾何本自易足而自不肯足反曰衆生以財爲命其没于財也固宜用健曰此等勢利之人本無足言若是聖人安得有一毫利欲之心哉予謂此言亦非也夫聖人亦人耳旣不能高飛遠舉弃人間世則自不能不衣不食絕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雖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雖盜跖不能無仁義之心故伯夷能讓于乘之聖人也聞西伯善養

老則自北海而往歸之太公本鷹揚之聖人也時未得志則自東海而來就養于文王皆以爲勢利故也淮陰雖長大而寄食于漂母利也陳平本窮巷而門外多長者車轍勢也以此觀之財之與勢固英雄之所必資而大聖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無也吾故曰雖大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則知勢利之心亦吾人稟賦之自然矣盜跖至暴橫也然或過孝子之廬則不入或聞貞士之邑則散去或平生一受其惠即百計投報之不少忘此皆仁義之心根于天性不可壅

過而謂盜跖無仁義之心可乎吾故曰雖盜跖亦有仁義之心但就其多寡論之於是乎有聖人又有盜跖遂至懸絕耳若五分勢利五分仁義便是中人中人可移而上下故習不可不慎習與盜跖居則所聞所見皆盜跖而終身遂爲盜跖習與聖人居則所聞所見皆聖人而終身遂爲聖人故天下唯中人最多亦惟中人爲可移此聖人所以重于習也而師友之所係爲不輕矣若夫上智下愚之不移者亦豈必十分仁義而後爲上智十分勢利而後爲下愚哉但于

勢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上但於仁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下蓋此一分者皆天之所獨厚仁義加一分便是中人以上是天之所以厚上智而使之不可移也勢利加一分便是中人以下亦是天之所以厚下愚而使之不可移也故上智下愚只爭一分耳上智雖曰只重一分然即此一分便有泰山之重不可動搖矧可移奪耶下愚之勢利雖曰亦只重得一分然即此一分便有河海之深不可傾竭矧可移奪耶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自能學而時

習傳而必習也又曰吾末如之何也矣所謂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而自然同惡以相濟積習以至此矣是亦習也習之而愈上不可復下習之而愈下不可復上遂亦各成就至于十分耳故曰習相遠也此又上智下愚不可移者之所習然也嗚呼其初也本只有一分之差若不遠而甚近故曰性相近而其終遂至于十分差別一爲聖人一爲盜跖天淵懸絕也如此吾子無他度量只自度其一分者是多一分勢利乎抑多一分仁義乎多則不可移易矣不多而僅僅五分無有輕重是正可移是正可習吾大爲吾子喜之

晉川曰德性問學前輩分作兩事所以有朱陸之辨今言尊德性即是問學似信不及且德性既尊一了百當何又有許多枝節廣大精微安在何處溫故敦厚何處下手如此修德只了得自家何便能宜于上下闕國興敗既以身當國何又得自保其身明哲保身如公似矣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乎終日勤劬手不停披目不廢卷問學道矣又安在其尊德性乎多少

不知問學者其居上爲下或語或默亦自合時而迂  
濶道學執古板任己見激變致忿予竊惑焉且今守  
空寂者閉目凝神通不理會學問是又何說而號爲  
道學者人各守門戶以粗心浮氣爲廣大以瑣屑細  
務爲精微以卑己畏人爲不驕以怕事徇人爲不倍  
以負氣多言爲興邦以包羞忍辱爲能容以全軀苟  
免爲保身之明哲又何貴于學而又何益于天下國  
家也卓吾曰人之德性本自至尊無對所謂獨也所  
謂中也所謂大本也所謂至德也然非有修道之功

則不知慎獨爲何等而何由致中何由立本何由凝  
道乎故德性本至尊無對也然必由問學之功以道  
之然後天地之間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常在我耳  
故聖人尊德性故設許多問學之功爲慎獨致中  
故說出修道之教中庸一書皆聖人修道之教  
也道問學之事也此道問學與尊德性所以不容有  
二也豈可謂尊德性便不用道問學乎正欲人道問  
學以尊吾之德性耳是故德性本至廣也本至大也  
所謂天下莫能載是也而又至精焉至微焉精則虞

李滄陽集 卷之六  
九  
廷之唯精微則虞廷之唯微而中庸亦曰夫微之顯  
曰莫顯乎微其所以狀吾德性之精微者至矣極矣  
夫廣大也而又精微不可以見吾德性之尊乎德性  
本至高也本至明也雖昭昭之天不足以比其明蒼  
蒼之天不足以擬其高者也而又至中焉至庸焉中  
則無東西南北之可擬無方所定位之可住是故不  
得已焉強而名之曰中中則人皆可能誠則本自無  
息所以爲萬世不易之常千古不朽之德者在是非  
庸而何夫高明也而又中庸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

乎德性之來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是由今而  
推之于始者然也更由今而引之以至于後則日新  
而無敝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後日又新也同是此心  
之故物而新新不已所謂日月雖舊而千古常新者  
是矣日月且然而况于德性哉其常故而常新也如  
此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乎博厚如地雖足爲厚未  
足比吾德性之厚也是猶爲自上而之下也更由下  
而之上則可以築九層之臺也可以造凌霄之宮也  
可以建凌雲之閣也所謂彌堅而愈不可鑽又極高

而愈不可仰者矣何其所厚者愈敦愈固其所謂禮者又日隆日崇乎是謂忠信之足以進德也克實之可以光輝也敦化之自然川流也德性之尊又不可見乎合而觀之皆德性也而人不知所以尊之是故有道問學之功焉苟不知問學之功則廣大誰爲之致精微誰爲之盡高明誰爲之極中庸誰爲之道而所以溫所以敦又誰爲之哉故聖人重問學焉重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能尊德性則聖人之能事畢矣於是焉或欲經世或欲出世或欲隱或欲見或剛或

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齊之物情聖人且任之矣故曰以人治人若夫不驕不倍語默合宜乃吾人處世常法此雖不曾道問學而尊德性者或優爲之故聖人之意若曰爾勿以尊德性之人爲異人也彼其所爲亦不過衆人之所能爲而已人但率性而爲勿以過高視聖人之爲可也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自今觀之文王非大聖人乎羑里之囚身幾不保雖文王亦有時而不知默之足以容也幸而有散宜生輩獨出奇計脫西伯於虎口然身雖幸免又

不免陷君於不義矣且夫子自謂居上不驕是也夫  
居上猶不可驕也況隱而在下者乎然孺悲不見足  
矣胡爲乎取瑟之歌陽貨不拜足矣胡爲乎瞰亡之  
往謂夫子爲驕固不可謂爲不驕吾亦未敢信也以  
此見聖人若論處世亦多有不合衆人議論處矣然  
亦何足以窺聖人而又何足以病聖人乎獨保身之  
云明哲之云學者似未可遽以藉口也蓋此謂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者云耳若旣食君之祿仕人之國則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其義也豈可嘿嘿以取容而曰

我欲爲明哲乎且夫子又不曰臣事君以忠事君敬  
其事而後其食事君能致其身乎彼道學者獨竊此  
以自文是賊道矣噫欲處世而身致治平者恐別有  
經綸之學在未可以大學之道爲迂緩而不講也方  
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食祿任職報主竭忠保身  
之說非但不可言之於口而亦不可萌之於心若有  
此心便是不忠此何時也豈春秋時邪夫子不幸而  
當其時故惓惓以明哲爲言然比于剖心夫子且大



以爲仁豈可遂謂夫子好明哲而復責比干以不能  
保身歟况今又何時矣只可責食祿者或未嘗有尊  
德性之功則可苟能尊德性矣而曰不能委身事君  
者未之有也大抵身家之念重則君父之念輕或名  
義之念重則君父之念亦輕雖有高下其爲不念君  
父一也以故情義不通上下間隔古今皆然誰肯自  
任其咎乎此尊德性之功所以不可不亟也若力小  
而任不稱年高而志昏惰苟不知歸則貶斥隨之矣  
此於明哲本無交涉也大抵中庸一書專言尊德性

之事此則堯舜以來相傳之學夫子不能異也大學  
一書專言大人之學雖庶人亦未嘗不明明德於天  
下者此則夫子獨得之學千古聖人不能同也

懷林曰若說大學正心是聖人明心之圖則論語言  
有知無知亦是明心圖矣今聖人曰吾有知乎哉是  
以有知自疑也曰無知也是又若以無知自信也有  
知無知皆不敢知如此何以故蓋若說我爲有知歟  
則鄙夫有問我實空空如而若無一知識在心者似  
若不足以答鄙夫之問也若說我爲無知歟則扣兩

端而與之竭雖我又不知其從何而來矣然則謂我  
爲有知不可也謂吾爲無知亦不可也此亦夫子明  
心之圖也果然否予謂若如此說則夫子到處皆是  
明心以示人者蓋心原は無方所之物故不可以有  
所而求又不可以無所而得心亦原是无知識之物  
故不可執以爲有知亦不可執以爲無知唯在人默  
而識之則知有所無所有知無知真何有於我哉也  
天下之事合義則已故聖人曰義之與比則君子之  
於天下也義以爲質焉盡之矣何故又說禮行又說

遜出又說信成不既贅乎曰單言義則四德皆具故  
義爲總名如軋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之正所以  
盡義之用耳夫天下之事固有在我以爲空而在彼  
或不空者則禮不順矣禮者人人各具人人不同若  
滿堂宴笑而一人獨有向隅之泣亦未爲各得其所  
也故必禮以行之而後彼我皆得衆志皆洽既得而  
洽之矣若顯然自以爲功是不遜也故必遜以出之  
而讓美與人吾不見其爲美也推功與人吾不知其  
爲功也則無義之名無禮之名是謂委曲遜出令人

不覺斯善矣若此者蓋出自真心本自實意成始成終表裏若一是主之以忠信也豈不君子其人哉蓋天下唯讓德爲難故夫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由也不讓是以哂之蓋能讓則天下無復事矣今觀夫子平日唯說當仁不讓而已可知當仁之外更無一事不當讓也自今觀之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君有欲後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禮拂矣故決之於

禮則泰伯決不立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則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至于被髮佯狂逃竄蠻荆使季歷有得國之實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識非伯之所可望明矣伯夷只可言讓不可言能讓非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寧獨讓國若子房借漢祖以爲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

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  
僞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  
之大法哉使韓信當其時即能讓王而取淮陰又何  
有赤族之慘邪或曰淮陰當年非但不讓亦且無禮  
矣假王之請於禮何在予謂淮陰非但無禮亦且無  
義矣固陵之約信已不至非漢祖聽留侯之說先封  
爵邑則垓下之事未可知也故一得則四善兼得一  
失則連義亦失讓其可少歟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則讓乃禮之大者古今天下以讓而得以不讓  
而失者多矣嗚呼可不讓歟讓又是美德又可以不  
讓歟連讓亦讓始為泰伯始為遜出嗚呼至矣盡矣  
無以復加矣萬全無患矣真實有利矣

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  
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淫  
不傷何哉曰此即有慟乎之說也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淫哀之傷  
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

今之言政刑德禮者似未得禮意依舊說在政教上

李滄陽集 卷之十八  
三六  
去了安能使民格心從化也彼蓋但知禮之爲中齊之爲齊中則不可使人有過不及之差齊則欲齊人之所不齊以歸于齊夫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物之不齊又物之情也中無定在又孰能定其太過而損之定其不及而益之也若一一而約束之整齊之非但日亦不給依舊是走在政教上去矣彼政教之所以不能使民格心歸化者正以條約之密無非使其就吾之條理而約之於中齊其不齊而使之無太過不及之病也是欲強天下使從已驅天下使從禮

人自苦難而弗從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是政與刑自是一套俗吏之所爲也非道之以德者之事也然不知是如何乃爲道民以德者之禮乎禮又何如去齊得他若曰齊其所不齊則強其所難拂民之性如何便肯格心予謂此問極好此疑極是蓋道之以德則爲民上者純是一片孝弟慈真心旣以其躬行實德者道之于上則爲下者旣自耻吾之不能孝弟與慈矣而上焉者又不肯強之使從我只就其力之所能爲與心之所欲爲勢之所必爲者以聽之則千

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其  
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  
也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今之不免相害者皆  
始於使之不得並育耳若肯聽其並育則大成大小  
成小天下更有一物之不得所者哉是之謂至齊是  
之謂以禮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有不  
格心歸化者未之有也世儒既不知禮爲人心之所  
同然本是一箇千變萬化活潑潑之理而執之以爲  
一定不可易之物故又不知齊爲何等而故欲強而  
齊之是以雖有德之主亦不免於政刑之用也吁禮  
之不講久矣平天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好惡從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謂禮禮則自  
齊不待別有以齊之也若好惡拂民之性菑且必逮  
夫身况得而齊之邪

中庸言明善誠身又曰擇善固執大學言知止能得  
又曰知至意誠雖以顏子之學亦止曰擇中庸而得  
一善則拳拳勿失而已然則學問之道知及仁守盡  
矣何故又說莊以蒞動以禮乎曰此謂臨民動民者

言也臨民則有上下之分不莊則民慢而上下無體  
動民則有教學之益非禮則不當而教學難施故雖  
知及仁守於已所學有實造矣若槩以簡易佚樂臨  
之謂無事可以坐致太平謂酣醉偃卧可令齊國東  
海大治此則子桑伯子之簡夫豈不可然其使人不  
敬何哉故曰無爲而治而又曰恭已南面也至於教  
學而相長全要因材而篤所謂禮也若可以語上而  
語不可以語上而又與之語皆違時失幾不中禮矣  
故曾子能唯即呼而告之一貫子貢能疑故設以多

學多識而使之自然自非此皆吾夫子動人以禮處  
所謂相時而動不累學人者也唯顏子一人則克已  
復禮之訓博文約禮之訓不一而足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何謂也曰此即知而好好而樂  
之謂也夫志於道則志有所在而不遷矣猶未得也  
得則謂之德有得則謂之德有得則可據之以爲守  
也仁則由中以發外本是吾之固有吾但依而行之  
足矣夫豈他人所能奪而吾據而守之邪然曰依則  
尚見有仁曰仁則尚見有已未忘也夫雜物撰德皆

李溫陵集 卷之十一  
仁之地百爲泛應皆仁之施何莫非仁者而乃依仁也邪故日用應酬但有藝事出往游衍但與藝游無他道也無他德也無他仁也所謂兩忘則自然好而樂之矣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樂在其中顏子樂而不改者此也所以尋仲尼顏子樂處者尋此者也嗚呼盡之矣

大學釋誠意即首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蓋即此以比好惡之真實不欺處使人知此是誠意誠即實也知此是獨知獨知即自不敢欺也不欺則意誠矣不欺已則慊於己不欺心則慊於心不欺人則自不至於消沮閉藏而無惡之可揜矣不患千目而視千手而指矣而何有於十視與十指邪何等安閑何等自在心亦由此正身亦由此修所謂一了百了者是也而其原只於不欺此獨知之一念耳一念之動者意也意之誠邪不欺邪吾獨知之而天下之人亦皆知之後世之人亦皆知之意之不誠邪自欺邪吾獨知之而天下之人又皆知之後世之人又皆知之何也以此意之同也故即此獨知之中實爲天下後世同



知之地既爲天下後世之所同知而又何以欺爲邪而又烏用欺人爲邪是以治平君子舉此加彼不難矣孟子告齊宣曰王毋以好色爲疾也王唯真知吾之好色則一國之男女皆得所矣毋以好貨爲疾也王唯真知吾之好貨則一國之衣食皆有餘矣又毋以好勇爲疾也王苟真知吾之好勇則一怒而一國之民舉安民唯恐王之不好勇矣此類而推王若無疾則已倘別有他疾皆是自獨知而來皆是自真真心意所發而來不肯一毫瞞人者非意誠而何夫人

正賴有此實意有此真知故能推以及人與人同其好與人同其惡便是王政了矣使齊王自以爲疾而欲去之又安肯容人之疾而又安肯容百姓之疾邪既而自己之疾又不能去終不免瞞昧以過日百姓之疾又欲如法以去之而曰尔何以好色好貨好勇而犯吾之所疾惡爲也吁豈非起於自欺之一念而意不誠之故哉故君子莫先於誠意焉意誠則有可推之地由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直推之而已故能推即是修身推之以及人即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李溫陵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功效再無別有修之功齊之功治之功平之功也好  
者推之以同其好通天下亘萬古此好同也惡者推  
之以同其惡通天下亘萬古此惡同也故意誠則推  
之自有餘矣推之者強恕之道也取譬之道也勿施  
之道也絜矩之道也故夫子不許子貢以無施而自  
謂慥慥君子唯在真知吾之未能而不敢不勉焉則  
聖人亦猶人也無自欺而已聖人之治平無異術也  
亦惟善推其所謂毋自欺者而已則無自欺要矣意  
誠本矣獨知之知之不可欺其矣然而人終不免于

欺此獨知者何哉則以不知此知之真實故也故大  
學言誠意而必先之以致知嗚呼致知焉盡之矣

西

卷之六

